

若有所思>>>

凡圣之间

□ 郑征

身为洛阳人,龙门石窟就算在家门口了。然而四十年来,我去过的次数,一个巴掌都数得过来。

都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,我却不是因为熟悉,而是因为,不自在。那么美的卢舍那大佛,却让我不自在。具体地说,是卢舍那的目光和微笑让我不自在。

作为龙门的标志,卢舍那佛像有“中国最美的大佛”之称,线条丰满圆润,神情悲悯祥和,嘴角含着一抹微笑,目光仿佛洞穿了天地万物,芸芸众生。

可每当被这目光所笼罩,我心中顽固地只浮现着一个词:自惭形秽,仿佛心中的角角落落,所有的隐私,哪怕一点点秽迹,都被这目光一览无余。浮躁,怯懦,狭隘,自私,或隐或现的欲望,都没个躲藏处。于是,我总在下意识地躲避这目光。

卢舍那嘴角的微笑,也那么意味深长。这是自信的笑,因了普度众生的大愿;这是豁达的笑,因了看破生生世世的劫数;这是悲悯的笑,因了红尘众生迷而不觉,堕入轮回,苦乐不分。

每当沐浴了这微笑,我也不甚自在。笑纹漾开来,分明是在笑我,笑我贪,笑我嗔,笑我痴。

我多想大大方方,自在在,哪怕是在圣者的注视之下。可我只是个凡人,平日里装装可以,但如果被直指内心,还是不免露怯。我向往佛菩萨或者圣人的境界,大彻大悟,至真至善,无欲无求,无私无畏,可我终究是个凡夫俗子;身为凡夫,每日在红尘中熬日月,又不甘心浑浑噩噩,或为名为利蝇营狗苟,偏偏还存着那么一点形而上的追求。于是,只有挣扎,总在挣扎。

按照佛家的说法,只要皈依佛门,勇猛精进,境界就会一层一层地升上去,直至发生质变,由人而佛,所谓“超凡入圣”。超凡入圣,难哪。并非红尘中的一切都值得留恋,但总有些东西难以割舍。

前不久到天水,朝拜了和龙门同列中国佛教四大石窟的麦积山石窟。秦岭群山环抱,又值烟雨空蒙,让我们有幸领略了著名秦州八景之一的“麦积烟雨”;而更有幸的是,蒙天水市有关方面的协调,石窟管理部门特地为我们开放了平日紧闭的第133号窟,又让我们见识了著名的“东方的微笑”。

在洞窟一隅,灯光亮处,塑着一个青年僧人,不足一米高,站在佛祖的侧前方。他是释迦牟尼的弟子阿难,正在聆听佛陀讲经说法。只见他歪着脑袋,侧耳谛听,若有所思,似有所悟,仿佛听到佛法极妙之处时心领神会,情不自禁地嘴角上翘,秀目微垂。我蹲地久视,被这微笑荡漾得心醉神迷;阿难啊,在佛祖天花乱坠的说法中,在那无比神秘的一刻,你达到了怎样超凡入圣的大境界?悟到了怎样圆满无碍的大智慧?

这一刻的笑,分明是通了神的,是那样圣洁,圣洁得叫人绝望,因为高不可攀。

这是我的解读。

也听说了另外一种解读:这只是一个出家不久的小沙弥,他的微笑缘于听经时思想在开小差。

开小差?亲聆佛陀讲经,这是怎样的机缘,他竟然开起了小差?

那又如何,他就是在开小差。

那么,那一刻,这个邻家大男孩般敦厚朴实的青年,想起了什么?是慈母殷殷的叮嘱,是伙伴之间有趣的游戏,还是青梅竹马的她,临别时那娇俏的回眸一笑?

不知道。我们只知道,他笑了,好像身心舒泰,毫不造作地笑了。虽然一笑千年,名闻遐迩;也似乎只是庸常,庸常得令人觉得可攀可比。

这两种解读,也似乎凡圣之间,似有云泥之别,但也似乎难分高下。一个声音说,严于律己,努力向善,该舍要舍,无怨无悔,迈向圣人境界;另一个声音说,活在当下,及时享受,管什么清规戒律,想什么天长地久,只要曾经拥有就好。

一个老成的声音说:是日已过,命亦随减,如鱼少水,斯有何乐;一个开朗的声音说:我只要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。

西谚有云:像上帝一样思考,像市民一样生活,轻易地就模糊了凡圣之间的鸿沟。模糊归模糊,鸿沟仍强大地存在着。东方的哲人说:从善如登,从恶如崩。看来,随波逐流总是容易,超凡脱俗最是艰难。

追求快乐,是人的本性。然在凡尘之中,恶与乐总是相伴相生,所谓越堕落越快乐。有道者教导我们,为善最乐,服务最乐,助人为快乐之本;但也有伟人言,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,不做坏事。

其实,总做好事也不算最难;真正难的是,起心动念,皆是善的,没有恶的。也就是说,行为上的杀盗淫好戒,意识里的贪痴嗔难灭。

追慕圣人的境界,贪恋凡俗的快乐。就这样在两者之间挣扎,徘徊,摇摆,纠结。

或许,这是这一生的挣扎;又或许,这是生生世世的纠结。

难道,这就是宿命,不可破解?

也不必如此绝望。以一介儒生而建大功业者,明代有王阳明。偶然读到王先生的诗:“个人心有仲尼,自将闻见苦迷途。而今指与真头面,只是良知更莫疑。”看来这位王先生是信奉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的。此诗也契合了“见性成佛”之说:众生皆有佛性,佛与凡夫,只在觉迷之间;不论顿悟渐悟,一旦破迷得悟,即可立地成佛。道家的《太上感应篇》,通篇示人趋福避祸之道,也说“祸福无门,惟人自召;善恶之报,如影随形”。

自古有儒释道三教同源的说法,看来三者至少在教人弃恶从善上是高度一致的。

人生天地之间,凡圣总是浑然。为圣为贤,可能我们一辈子也达不到,但总归有个愿景。诸恶莫作,众善奉行,自净其意,努力行之,大抵是错不了的吧。

生活手记>>>



女人就是有能力。她在,家是暖的,空气是香的,每一件物品都饱满充盈,每一个人都欢欣愉悦。

她在,家是暖的

□ 卫宜利

约了几名女友一起游玩,赏美景品美食,流连忘返。待兴尽而归时,已是华灯初上。坐在回程的车上,大家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,无一例外,都是家里那位打来的。于是有人提议,让大家都用免提接电话,看看这些男人如何表现。

锦的铃声最先响起,她家先生是恋家型的,一路上已经打了数次电话。这次,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焦急,却仍不失温柔:“还没回来啊?没出什么事吧?你几点到家?我去楼下接你……”

正说着,颜的电话也来了,她老公是大嗓门:“都疯了一天了还不回来,孩子也不管,这家还像个家吗?”

凌的老公细致体贴,在电话里反复叮嘱:“开车要小心啊,要不我去接你?”顿了顿又说:“你不在家,家里空落落的……”

等大家一一挂断电话,几个人相互望望,竟不约而同地爆笑起来。没想到,这些平日在外面叱咤风云大大咧咧的男人,此刻都变成了贪恋家庭温暖的大男孩。

锦有些得意地说:“这帮男人可真够烦的,平常老在他们跟前晃,他们嫌烦,抱怨耳根难以清静,这才离开一会儿,就一个个像警察似的追根究底,好像离了我们日子就没法过一样。他们就不能享受一下这独处的时光?”

我想,他们倒不是不能享受独处的时光,而是不能面对一个冷冷清清没有女人的家。想想,平日里,下班回家,远远看到自家的灯暖暖地照着,知道女人此刻

在家,心就放下了。女人似乎早已算好了时间,你刚到门口,门便无声地开了。孩子冲过来缠在你身上,用他温润的小嘴使劲亲你;女人在厨房里忙碌,餐桌上摆着热腾腾香喷喷的饭菜,绵长的香味弥漫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。陶醉在家的香和暖里,那分舒心 and 自在,把一天的劳累都冲淡了。这,应该是男人最舒服也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吧?

而突然有一天,女人电话告知不能回来,男人心里先就烦躁的,没精打采地往家走。明知道女人不在家,还是会远远望望家里那扇窗口。窗口暗淡着,用钥匙打开门,还是那个家,却冰冷清寂。孩子放在奶奶家,家里冰锅冷灶,冰箱里有现成的速冻水饺,却懒得下了吃。躺到沙发上看电视,拿着遥控器从头条到尾,却选不出一个能看的台。心里七慌八乱的,这寡淡无味的时光!不知道女人此刻在做什么,打电话催一下吧……

不由想起小时候,放学回来,如果妈妈没在家,心里就空落落的,仿佛家里的空气都是冷的。而妈妈在家,家就显得丰腴温暖,欢歌笑语,气氛热烈。长大后和父亲交流这个问题,父亲亦深有同感,说:“屋里有女人,家才叫家呢。”

是的,女人就是有特殊的能力。她在,家是暖的,空气是香的,每一件物品都饱满充盈,每一个人都欢欣愉悦。她的声音,她的气息,她的举手投足,她的爱,营造了一个丰殷温馨的家。

异域见闻>>>



老太太立起身满脸微笑地说:“孩子,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得为我们的垃圾负责,如果伤了别人的手多不好啊!”

花瓶碎片

□ 一闻

去法国学习,我在一个小区租了一套房子。

对于我的到来,房东老太太显然十分高兴。因为很久没有人居住,房间里堆满了零碎陈旧的东西,她一边讲述着这些老东西的来历,一边指示我搬到储藏室或者摆放在什么位置。

窗台上有一排花瓶,老太太告诉我说,这都是她老伴儿当年送给她的,在底部还刻有他俩的名字。我惊讶于他们的浪漫,于是将一个花瓶倒过来看,希望能看到久远的爱情印记。可花瓶刚倒过来,便有一个东西掉落下来,接着听到瓷器粉碎的声音。天啊!原来花瓶里还装着一个小花瓶!一阵沉寂,脚下已是狼藉的碎片。我慌忙道歉,老太太摇头笑说:“没关系,只是不小心而已。”

我拿了扫帚把碎片扫进垃圾袋,继续整理房间。看收拾得差不多了,天也快黑了,老太太就回去准备晚饭,留我一个人打扫卫生。

大约一个小时之后,我清理完毕,将垃圾都装进一个大大的垃圾袋里,放在门前,我知道改天会有保洁员将它们提走。

刚想休息一会儿,老太太来了,她四下看了看房间,满意地点了点头。忽然,她问我:“那个摔碎的花瓶呢?”我指着外面的大垃圾袋说:“在垃圾袋里。”

“哦?你怎么可以放在垃圾袋里呢?那里全是垃圾啊!”

我有点晕了,心想,是啊,那可是他们爱情的信物,虽然碎了,但与垃圾放在一起,也好像不太合适吧。我无言以对。老太太焦灼地对我说:“孩子,你必须把那花瓶的碎片重新找出来。”

我有些无奈,但也只好照办。

我将垃圾袋里所有的东西都倒了出来,老太太拿了一个厚实的袋子,将花瓶碎片一点点拾进袋子里。收拾干净后,老太太把袋口封住,然后找出一支笔,在袋口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:有锋利的碎片,小心别伤手!祝你好运!

老太太立起身满脸微笑地说:“孩子,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得为我们的垃圾负责,如果伤了别人的手多不好啊!”

我忽然醒悟过来,心中顿时涌起一股巨大的感动与敬意,为她那种深沉而细腻的社会责任感。

